

14485
JEW

大雁南飞的时候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大雁南飞的时候

江阴县儿童文学创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大雁南飞的时候

江阴县儿童文学创作组

插图、封面 张培成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625·字数69,000

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97 定价: 0.26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少年儿童的战斗生活。他们积极参加阶级斗争，批判资本主义思想；他们为队里积肥、摇船、上开河工地补鞋。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，他们流下了自己的汗水，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作品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江南农村的特点，故事情节生动，文字浅显活泼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目 录



大雁南飞的时候	程 玮 (1)
急浪飞舟	陈光潜 赵雪芬 (16)
会走路的肥料	丁阿虎 (30)
大雨哗哗	春 晖 (45)
“十万个为什么”和“小弹弓”	孙方亮 (60)
小斌管水	金 鑫 文 陶 (76)
两只白洛克	春 晖 (89)
虹	顾 红 (101)
蛙鼓声声	唐 麒 (118)
桃树林	程 玮 (129)



大雁南飞的时候

程 玮

星期天一大早，十一岁的小荣坐在门槛上等舅舅。

舅舅参加过解放军，是个战斗英雄。复员后，他一直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工作，最近才调到了邻县的农业局。虽然两个县只隔一条长江，可舅舅是个大忙人，一直没空上小荣家来。今天舅舅要来，可把小荣一家乐坏了。

小荣等阿等，舅舅没等来，却等来一群大雁。

在海样蓝的天上，大雁排成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，朝南边飞呀飞，它告诉人们：“冬天到啦！”

小荣等阿等，舅舅没等来，却等来一群小伙伴。

小伙伴们每人挎只篮子，来约小荣去捞绿萍哩。

小荣把一只装满青菜的篮子倒了个底朝天，拿起篮子拔腿就走。

小荣妈双手一伸，象个大字，拦住小荣。她嘴巴一张，就蹦出一大串任务：“小荣，把青菜洗干净，把肉剁剁碎，把笨篱……”

没等小荣妈交待完任务，黑不溜秋的元元见小荣有事，就把手一挥：“走吧，小荣不去了！”

小荣不去，大家多没劲头啊，有的把篮子往头上一套，有的把篮子象抛球似的抛着，嘟起嘴，挺扫兴地往外跑。

“等等！”小荣把圆溜溜的脑袋使劲一偏，问妈妈，“为啥不让我去？”

小荣妈双手一拍：“明摆着嘛，你舅舅要来，我们包馄饨招待他，你不帮忙，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”

“昨晚，你不是已经弄了很多菜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包馄饨啊？”小荣不让步地说。

“招待舅舅，菜还会嫌多吗？”妈妈也不肯让步。

元元更不耐烦了：“走走走，我们自己去。”

“再等等！”小荣又一次拦住大家，跟妈妈“谈判”了。他小手一指，“你看，贫下中农都在为一年建成大寨县而奋斗哪！”



小荣妈说：“今天你是星期天嘛。”

小荣扭扭身子说：“星期天又怎么啦，你没看见，连城里的叔叔、阿姨都不过星期天，下乡来参加平田整地。你自己不参加，还想不让我去吗？”

小荣的话把妈妈的脸都说红了，就象早晨的阳光都照到了她一个人脸上。小荣妈原想少出半天工，没啥了不起，现在给小荣一说，倒觉得有点不大象

话。人家都在为一年建成大寨县而战斗，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弄吃的，是有点说不过去。不过小荣妈眉头一皱，就有办法了：让小荣去干一会儿，就算是自己的代表吧！

见小荣妈点头了，小伙伴们一窝蜂似的拥着小荣走了。

清亮亮的青河水，被凉丝丝的小风一吹，发出“叮咚叮咚”的声音，真比弹钢琴还好听。河面上，星星点点的绿萍飘呀飘，象一块蓝绸上洒了好多好多的花。

孩子们的到来，把宁静的青河闹成了开水锅。

小荣使劲把篮子往水里一掀，篮子跟着一摊绿萍移呀移，移到绿萍底下，又“哗”一声提出水面，几朵绿萍就乖乖地躺在篮底里了。

元元用胳膊捅捅小荣：“你舅舅怎么还不来？”

小荣比元元更急嘛。他甩甩手上的水，使劲睁大眼睛往远处望。

一个小伙伴问：“你认识你舅舅不？”

小荣眨巴着眼睛摇摇头：“模样记不清了。”

元元一挥手说：“管他认识不认识，来了，就得讲打仗的故事。”

“对！”大家当然一百个赞成啦。

小荣看看大家，说：“我们快快干，干出成绩来，迎接我舅舅！”

“哗啦啦！”青河边响起了欢乐的水声。一只只篮子溅起的浪花，象春天梨树上盛开的雪雪白的梨花。

头上，又一群大雁飞过去了，它们啾啾地唱着歌儿。

每年到了这个季节，队里就要把绿萍放进尼龙薄膜盖的萍床里，保存过冬。今年大队平整土地，扩大耕地面积，就需要留更多的萍种，让新平整的土地，吃足“粮食”，明年夺个大丰收！学校里组织红小兵利用休息时间，把飘散在河里、渠道里的绿萍也捞起来，交给队里当萍种。

小箩里的绿萍越堆越高了，孩子们的笑声，也越来越响了。可就在这当儿，大家遇上了难题——河当中的绿萍没法捞。

元元衣服一扒，两只鞋子踢出三尺远，一蹬腿就想往河里跳。

小荣一把拉住他：“不行，水太冷。”

有的孩子吐吐舌头说：“这一丁点儿绿萍，眼皮里头也塞得下，别捞啦。”

小荣把头使劲儿一晃：“不行，一丁点儿也要捞。现在我们多捞一朵，明年就能多一箩。多一箩绿萍，你们想想，好增产多少粮食，哼，可多哩！”

元元举双手赞成小荣的意见，他拍着胸宣布：眼下，只能靠自己下去捞了。

小荣又扯住他的衣服，不让元元下水。

这就奇了，绿萍又不是人，喊声集合就上来了，不下河，有啥好办法呢？大家你瞧瞧我，我瞅瞅他，又做鬼脸又摆手。

“有了！”小荣一跳老高，讲出了一个好办法。元元听了咧开嘴笑了，大家听了也都乐了！

“学大寨，赶大寨……”带着童音的歌声传出老远。

小荣妈出门一看，哈，老天爷，这小东西总算想到回家了。

小荣和元元，扛着小箩，两个小脑瓜象两个才揭锅的蒸笼盖。

小荣放下小扁担，朝元元挤挤眼，“哧溜”一声象泥鳅一样窜进屋里。他乒乒乓乓地翻出一把箢篱，正反两面仔细看看，就往背后的裤腰里一塞，再把衣服拉拉好，满意地点点头。刚想抬腿走，忽然，他象

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，一拍脑瓜又站住了。

他一眼珠来了个“向左转”——烧饭的灶头、铁锅、水缸，静静地看着他；他一撅嘴巴又来个向后转——桌上的闹钟“滴哒滴哒”地走着，焦急地催着他；他一皱眉头再来个向右转——墙上列队似的挂着篮子，从大到小。小荣的眼光落在最后一只小篮子上，他蹬着小凳子，把小篮子拿下来，小心地放在灶头上，又“哧溜”窜了出来。

小荣妈拍拍小荣的头：“烧水去！”

小荣悄悄地后退两步，把后背贴在墙上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哩！”

小荣妈一愣：“啥任务？”

“噢，捞绿萍呗。”

“唉，”小荣妈又是咧嘴又是皱眉，拍着巴掌数落着，“说你聪明，你又笨起来了。你当正经八板地干上半年吗？干一会儿就够了，反正……”

“反正星期天，对吗？”小荣指着妈妈的鼻尖说，“这话不对，我们县一年要建成大寨县，象你这样，十个一年也建不成！”

小荣朝元元努努嘴。他俩把箩扛了起来。小荣妈抓住扁担不让他们走。两个孩子使出牛劲要扛走。小荣妈两只手压住扁担，就象在扁担上挂了个磨盘

一样，可沉啦！

元元泄气了，他松开手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真晦气，要不是小荣要回来拿箢篱，自己早就下水把绿萍捞起来了，那多痛快。现在呢？他一仰脸，乐了！

小荣和小荣妈各抓牢扁担一头，正在“拔河”哩。

论“拔河”，小荣压根儿不是小荣妈的对手，可小荣会动脑子嘛。他身子往扁担上一合，趴在扁担上不起来。小荣妈心痛了，赶忙松手。

“啪啪啪，”几声掌声响了起来，小荣妈回头一看，嘿，这场“拔河赛”的唯一观众，正冲着小荣拍手祝贺呐。

小荣一手拿着比他高一头的“战利品”，一手叉腰，气喘吁吁地开口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思想，大家都在革命加着拚命干，几十年的活儿一年干，你呢？”

“你舅舅今天要来玩，这……”

小荣妈话还没说完，小荣象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嘟起嘴，吵架似的说：“谁来玩啦？谁来玩啦？舅舅保管不是来玩的，一定不会的，你等着瞧好了！”

说句老实话，舅舅到底来干什么，小荣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在小荣的脑子里，舅舅是个英雄，就象平整土地工地上光荣榜里头的叔叔阿姨一个样。小荣见妈妈呆呆地站着，就神气十足地扛起箩走了。

忽然，小荣妈发现小荣背后的衣服鼓得老高，她喊：“小荣，你背后是什么？”

这一喊，就象拖拉机上的变速器加快了一档，两个孩子走得更快了，不，确切一点，应该说跑得更快了。

小荣妈叹了一口气，进屋忙开了。

“咻咻咻，”锅里的馄饨唱着歌。屋子里象大雾天一样，白蒙蒙的；胖鼓鼓的馄饨，欢快地上下颠着。小荣妈在一旁，急得上下窜着。啥事？笨篱没啦！真急死人，她眉头皱成结，也想不出办法。总不能伸开五个手指头，当笨篱捞馄饨吧！

讨厌，真是越忙越打岔！小荣妈的手又一次碰到小荣放在灶头上的小篮子，她虎着脸，抓起小篮子，往地下一丢。

小篮子挺不高兴地滚到门口，又倔强地滚了回来，一直滚到小荣妈的脚下。

小荣妈看着小篮子琢磨开了：这篮子刚才还挂得好好的，一转眼，怎么长腿跑到这上头来啦？篮子当然不会长腿，那一定是小荣放的，他放在这里干什么呢？

小荣妈突然想到小荣背后鼓得高高的衣服。糟啦！这小东西八成是把笨篱偷出去捞绿萍了。哦，这



小篮子算是给我捞馄饨的。小荣妈拿起篮子，擦擦干净，嘴里一边嘀咕，一边捞起馄饨来了。

也许，今天
是小荣最高兴的一天吧！看他，乐得鼻尖都朝天啦。这笨篱多管用啊，绑上长竹竿，嘿，要伸多远有多远。飘散在河面上的绿萍，不用喊口令，就乖乖地向岸上的小箩里头集中啦。

这工夫，打那边走来一个庄

稼人，他笑呵呵地走到小荣身边：“小朋友，给队里捞萍种吗？”

小荣歪着头，把那人从上看到下，从下看到上，鼻子一耸，调皮地说：“大朋友，你算说对了！”

“大朋友”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，他说：“我提个合理化建议怎么样？”

“行啊！”大家都停止了手里的动作。

“大朋友”说：“我们用这根长竹竿，把绿萍赶到一起集中起来，这样捞起来不更方便吗？”

元元冲着“大朋友”竖竖大拇指：“嘿，你还真行呢！”

小荣满有那么回事似的想了又想：“唔，这个建议挺合理，我们就这样干吧！”

“大朋友”拿起长竹竿干了起来。

小荣一把抓住长竹竿：“哎哎，大朋友，你不是这儿人，怎么也来捞绿萍啦？”

“大朋友”认真地看了小荣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象看出什么秘密来了。他把小荣从左看到右，从右看到左，自个儿哈哈地笑了：“小朋友，我就是这儿的人，我还能猜到你的名字，你叫……”

“小荣，回去！”小荣妈好象一堵门板似的竖在小荣面前，她绷着脸，瞪着眼，抿着嘴，叉着腰。这一切

告诉小荣，妈妈发火了！

小荣冲着妈妈做了个鬼脸。

小荣妈没有笑，她跺跺脚：“笨篱呢？”

小荣吐吐舌头，把竹竿上的笨篱扬了扬。

哎呀，乖乖，这还象捞吃的家伙吗？泥乎乎，湿淋淋的，连鼻子眼睛都分不出啦：“你呀！你呀！星期天该休息，谁稀奇你捞这么几朵绿萍……”

“妈妈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小荣脸涨红了，“妈妈，大寨的贫下中农，在虎头山上战斗；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，在工地上战斗；工厂的叔叔、阿姨，也下乡来支援。你呢，一早上尽是围着灶头转，还不如这个过路的大朋友，嗯，还不如这个叔叔。”

小荣妈的目光转向小荣身旁的庄稼人。

啊，他是谁？小荣妈使劲儿把眼睛揉揉，半张着嘴，呆住了：这不就是自己盼了一个上午的弟弟吗？

那人亲亲热热地叫了声“姐姐”，一哈腰，把小荣抱了起来。

小荣妈连声说：“叫舅舅，小荣，快！”

小荣多高兴哇，他小脸乐成了一朵花，两片嘴唇一张又一合，清清亮亮地叫了声：“舅舅！”

舅舅拍拍小荣的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大、朋、友，对吗？”